

四字格成語的習語性和規律性—— 以「一 X#Y」為例*

劉德馨^{a**} 呂佳蓉^b 蔡宜妮^a 蘇以文^b

^a國立臺灣大學華語教學碩士學位學程

^b國立臺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摘 要

四字格成語形式固定，意義深遠又饒富文化內涵，但先行研究卻鮮少突顯其習語性和規律性。

本研究採構式語法 (construction grammar)，分析四字格成語於語法、語義及語用層面的習語性和規律性，以「一 X#Y」（「#」表數字）的四字格構式為主要關注焦點，聚焦分析三個類型頻率 (type frequency) 最高的具體形式「一 X 一 Y」、「一 X 二 Y」和「一 X 千 Y」，並探討構式成語的語法功能。此外，本文除了從隱喻延伸 (metaphorical extension) 的角度來梳理嵌入成語構式的雙字詞和構式之間的互動關係外，也將探討不同構式之間互動的可能性。而「一例一休」和「一帶一路」等新創四字格，也顯示一個構式的類型頻率愈高，能產性愈強。換而言之，成語雖屬「固定詞組」，但在現代漢語，也同時具有某種程度的開放性與能產性。

關鍵詞：漢語四字格成語，構式語法，一 X 一 Y，一 X 二 Y，一 X 千 Y

* 本文為科技部計畫「從腦神經看中文四字格的分類與認知機制」（計畫編號：105-2420-H-002-008-MY2）之部分研究成果，亦為整合型計畫「字字珠璣：由腦功能看華語學習」之子計畫。感謝總計畫主持人謝舒凱教授提供之 COPEN (Corpora Open and Search) 語料庫，也感謝林曉昀同學對於「一 X 千 Y」構式的初步整理。本文初稿曾於「第 29 屆北美漢語語言學會議 (NACCL-29)」(羅格斯大學主辦，新布朗斯維克：2017 年 6 月 16-18 日) 口頭發表，先後獲得鄒嘉彥教授、林千哲教授等人的寶貴建議，在此致謝；論文修正過程中承蒙審查人和編輯委員會細心的閱讀與指正，使本文的論述更趨完善，謹此深致謝忱。

** 通訊作者電子郵件信箱：tehsinliu@ntu.edu.tw

一、前言

四字格成語佔中文成語的比例達九成之多（徐盛桓 2006：108），漢語語言學領域的學者也大抵認同成語特殊的四字格規律造就了中文裡的音樂性韻律、結構上的平衡與對稱，以及語義上的精煉（劉振前 1999；劉振前、邢梅萍 2000；Tsou 2012），但真正由此特性出發的理論研究，卻鮮少突顯中文四字格成語的習語性 (idiomaticity)、規律性 (regularity) 和能產性。

與印歐語系也有類似短語結構的語言相較，中文四字格成語結構固定，詞素¹黏著度高，難以任意拆解。此外，中文成語尚有其他語言少見的能產性，亦即在某一基模 (schema) 上，嵌入適合的詞素以形成新成語。此種選擇合適詞素、形成成語的背後機制，目前鮮少被討論。中文成語的詞彙語法 (morpho-syntactic) 變異，大多數會落在四字格的焦點結構中，此種語法特殊性和 Fillmore et al. (1988) 所定義的語法構式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 之精神有異曲同工之妙，即成語的內容部件能夠被另外的語義元素進駐，但同時保有其基本結構。

目前以構式語法研究中文成語，尤其是能產性的部分，尚未被廣泛討論。有趣的是，兩岸政府近年來在推出新政策時，不約而同使用「一 X 一 Y」構式之四字格，例如「一例一休」、「一帶一路」，這顯示了「一 X 一 Y」構式具有一定的能產性。四字格成語生成的規則為何？有何語法和語義限制？為了進一步探究此議題，本文擬採構式語法 (construction grammar)，分析四字格成語於語法、語義及語用層面的習語性和規律性，以「一 X#Y」（「#」表數字）的四字格構式為主要關注焦點，聚焦分析三個頻率最高的具體形式「一 X 一 Y」、「一 X 二 Y」和「一 X 千 Y」。本文並透過語料庫，分析成語在句中的語法功能，發現構式義會影響一個成語的語法功能。此外，本文也將從隱喻延伸 (metaphorical extension) 的角度探討嵌入成語構式的雙字詞和構式之間的互動關係，而不同構式之間互動的可能性也將一併提及。最後，本文將從類型頻率 (type frequency) 的觀點，分析「一例一休」和「一帶一路」等新創四字格。本研究期望藉由構式語法，深入討論四字格成語的結構形式與意義對應之規律，並為其規律提出以認知為基礎之語言學解釋。

¹ 本研究將以「詞素」(morpheme) 而非「字」(word) 或「字元」(character) 來指稱成語的書寫表徵，以避免這類術語的相互混淆，畢竟這些術語都指向語言整體中不同的概念；即使它們各自迥異，但在短語或句子情境中極可能互相重疊。

二、文獻回顧

本節將回顧學界對於成語的定義，以及如何以構式語法解讀四字格成語的規律性和能產性。

(一) 成語的定義

從形式來看，胡裕樹 (1992) 和徐國慶 (1999) 皆認為成語屬於「固定詞組」，與歇後語、慣用語一樣，是具有完整意義² 的語言單位。所謂「固定詞組」，是指「組合成分不能隨便更換，組合關係固定不變，在句子中作為一個語言單位運用的詞語」（徐國慶 1999：130）。相較於「詞組」是在交際過程中隨著溝通需要而偶發產生的短語（如「春天的到來」），組構性高，整體意義通常是內部各詞素意義的相加總和；作為「固定詞組」的成語，無法任意組構拆解，各詞素的結合關係緊密，整體意義並非內部各詞素的加總。從意義來看，劉叔新 (1982) 認為只要具有「表義雙層性」就是成語。劉叔新也指出：「成語的重要特徵，是表義的雙層性：字面的意義具有形象比喻作用或使人聯想的作用，透過它曲折地表現彷彿處於內層的真实意義。」因此，像「穿小鞋」和「鳥盡弓藏」都必須經由字面義的聯想，才能理解內層的真实意義，因此兩者皆屬成語。周薦 (1997) 則從「經典性」的角度切入，認為成語的特色是經典性、權威性和穩定性。其經典性特徵有二，第一是需出自權威性的著作，例如「名正言順」出自《論語》、「明察秋毫」出自《孟子》。第二是穩定存在於語言交際之中，歷久不衰。以經典性、權威性和穩定性三大特徵檢視其他熟語，則可將四字格成語區隔出來。唐朝以後隨著口語發達而發展起來的慣用語（如「碰釘子」、「穿小鞋」）和歇後語（如「黃鼠狼給雞拜年——沒安好心」），由於並未出自於權威著作，是近代才產生的，因此不能算是成語。相較於劉叔新和周薦分別著重意義特點和經典性的分析，徐耀民 (1997) 則加入了形式層面的定義，他認為成語應是定型的、現成的、慣用的四字格熟語，具有強大的修飾功能。換言之，太過平鋪直敘的用法不應被視為成語。李行健、劉

² 詞素或是單詞雖有其意義，但是多半無法獨立使用，其意義也需視共現詞而定，例如「白」在「白吃白喝」、「白花花的銀子」、「白裡透紅」裡的意思皆不同。相反地，成語和歇後語、慣用語經由時間的積累，已有其完整意義，例如「杯弓蛇影」、「黃鼠狼給雞拜年——沒安好心」等。

叔新 (1975) 提到「慣用語」³ 無引申義，整體語義即為各詞素成分意義的總合。除了從形式和意義區分成語和其他熟語，周薦 (1997) 另從書面程度著手，將熟語以「雅俗」標準分為兩大類，成語屬「雅言」，慣用語屬「俗語」。

程祥徽、田小琳 (1992: 220-221) 則提出成語需同時具有「意義的整體性」以及「結構的定型性」兩個基本特徵。「意義的整體性」指一個四字格成語表達一個完整的意義，許多成語無法望文生義；「結構的定型性」指的是詞素排列的順序是固定的，無法隨意更動，也鮮少用同義、近義詞素去更換。然而，以上兩個特徵在慣用語也可發現，例如「穿小鞋」有其引申義，也無法任意替代為「穿小靴」，因此以上兩個特徵仍舊無法明確劃分成語的範圍和定義成語的性質。

綜上所述，就形式來說，先行研究認為成語屬於「固定詞組」，普遍格式是四字格；就意義來說，成語多出自經典古籍，其意義並非各個詞素相加的總和，需要歷史和文化背景的知識才能理解其義，具有表義雙層性。本文認為「表義雙層性」無法區分三字格慣用語和四字格成語，因為許多三字格慣用語也具有表義雙層性。若從「詞素黏著度」切入，可以看出兩者的差別：四字格成語的詞素黏著度高，無法加入其他的文字，句式也無法變換更動，例如「一日千里」無法改成「*一日跑了千里」，但是三字格慣用語則不然，「穿小鞋」也可以說成「穿不完的小鞋」，「開夜車」也可以改成「開了一整晚的夜車」。然而，四字格成語雖屬「固定詞組」，但隨著時代推演，新造的四字格不斷出現，例如「一例一休」和「一帶一路」，這顯示某些四字格成語具有相當程度的規律性和能產性。因此，本文認為「詞素黏著度」和「能產性」為區分三字格慣用語和四字格成語的重要條件。

(二) 成語的內部結構和其語法功能之關係

成語形式多以四字格為主，周薦 (1997) 認為是受了中國最早的詩歌典籍《詩經》影響。《詩經》以四言為主，有不少成語從詩經化用而來，如「碩大無朋」、「夙夜匪懈」、「戰戰兢兢」等，影響了成語四字格的形成。而四字格成語基於漢語單音節和聲調語言的特色，除了語法和語義的對稱性，聲韻的覆沓及音高的變化更是其他語言少見之特色。根據劉振前、邢梅萍 (2003: 53) 針對《漢語成語辭

³ 成語以四字格為主，而慣用語主要為三字格。根據周薦 (2004: 307) 的統計，四字格成語在《中國成語大辭典》中佔了九成五以上。《漢語慣用語大辭典》說明了慣用語的基本形式為三字格，裡面收錄的三字格詞條佔了六成以上，而《中國慣用語大辭典》和《慣用語例釋》兩本辭典三字格比例更高。

海》收錄的兩萬一千個四字格成語進行的統計，發現不同音韻覆查形式的四字格成語佔 56.4%，其中子音重複者佔 21.6%（如「琳琅滿目」是 l-l-m-m），母音重複者佔 36.7%（如「慘澹經營」是 an-an-ing-ing）。

胡裕樹 (1992: 302) 和劉振前、邢梅萍 (2000) 最早將四字格成語分為聯合式和非聯合式，前者如「天翻地覆」，「天翻」和「地覆」的語法結構相同，兩兩對稱；後者如「胸有成竹」，為主語、謂語加上賓語的結構。根據劉振前、邢梅萍 (2003: 53) 統計《中華成語辭海》裡的 12703 條四字格成語，對稱性結構佔了 39.2%。而根據 Tsou (2012: 51) 的研究，對稱性結構的成語（如「龍飛鳳舞」、「風起雲湧」）佔所有成語的 35%，與劉振前、邢梅萍的統計結果相仿，可見對稱性結構的成語佔四字格的大宗，偏正結構的成語（如「大千世界」）則有 21.5%，其次是主謂結構 (17.5%)，如「泥牛入海」，和動賓結構 (15%)，如「一決雌雄」。

目前學界對於成語內部結構之分類，並無統一觀點。邵敬敏 (2007) 主編的《現代漢語通論》，將成語分成聯合式和非聯合式，聯合式又可細分為主謂關係（如「龍飛鳳舞」）、述賓關係（如「顧名思義」）、偏正關係（如「腥風血雨」）和聯合關係（如「青紅皂白」）；非聯合式又可往下分出主謂關係（如「夜郎自大」）、述賓關係（如「異想天開」）、偏正關係（如「近水樓臺」）、兼語關係（如「認賊作父」）和連動關係（如「藥到病除」）。鄭培秀 (2005) 則整理符淮青 (1985)、竺家寧 (1999) 和劉叔新 (2000) 等人之觀點，發現符淮青以句法結構為分類依據，竺家寧從構詞切入，劉叔新則著重成語的語義分析。以竺家寧的分類為例，漢語為一話題顯著的語言 (Chao 1968; Li & Thompson 1976)，賓語前置作為話題不但在口語中常見，在四字格成語也可發現，例如「寸草不留」，從語法上來說，「寸草」雖為主語，但是並非「不留」的施事者，竺家寧視此類結構為賓語前置之變例。至於劉叔新的語義分類法，則是依照四字格成語的前後語義關係，分成目的性關聯（如「吹毛求疵」）、轉折性關聯（如「不脛而走」）和因果性關聯（如「食言而肥」）。

不論主謂、述賓、偏正，抑或兼語等形式，觀其背後邏輯，皆認為成語內部詞素的排列組合為一完整漢語語句的縮影，這也符合 Givón (1971: 413) 的名言：“Today’s morphology is yesterday’s syntax”。然而，從語法角度分析成語的內部結構，卻無法突顯四字格成語的特性和其與複合詞的不同，因為許多漢語的複合詞也是昨日語法的縮影，歷經了詞彙化的過程而濃縮成雙字詞，例如「心疼」（主謂結

構)、「擔心」(動賓結構)、「吃飽」(動補結構)。再者，如同漢語的複合詞在詞彙化以後便會順從「詞彙完整假說」(the lexical integrity hypothesis, Jackendoff 1972; Huang 1984)，無法以分析短語的規則來分析詞的內部結構，例如「火車」跟「汽車」無法拆解為「*〔火跟汽〕車」，「黑板」也不盡然是黑色的，「一塊綠色的黑板」仍然為母語人士所接受。四字格成語也是如此，成為固定詞組後，結構凝固，詞素黏著度高，中間無法插入其他成分，不但失去了原本作短語時的句法特徵，其語義也非內部各個詞素的總和，因此用分析語法的規則來分析四字格，可能難以突顯其特殊性。

此外，一個複合詞的詞性端視其在句子裡所扮演的語法功能，「唱歌」是謂語，但也能作主語或賓語；在漢語裡，名詞和動詞並沒有顯著的分界，定語也可以作狀態動詞使用。四字格也是如此：一個四字格成語的內部語法結構和其語法功能，並無明顯關聯。以對稱動賓結構的「分期付款」為例，該成語有主語、謂語、賓語和定語的用法，如 (1) 所示（語料取自 LDC Chinese Gigaword 語料庫和中央研究院漢語平衡語料庫 (Sinica Corpus)）：

- (1) a. 分期付款是目前社會上極為普遍的交易方式。（主語）
- b. 廠商分期付款、發行海外債券……（謂語）
- c. 消費者無力負擔分期付款時……（賓語）
- d. 所以我們認為分期付款的方式比較合適。（定語）

鄭培秀 (2005) 考察了一千四百條收錄於《小學生成語辭典》的成語用法，發現內部結構相同的成語，語法功能並不相同，而語法功能相同的成語，內部結構大多不相同。更重要的是，一個成語的論元結構也不影響該成語後面是否可接賓語，而即使是主語—謂語—賓語結構之成語，前方仍可接主語，如 (2) 所示（鄭培秀 2005：151）：

- (2) a. 你不想與歷史一刀兩斷，但也不能被沉重的歷史壓迫得……
- b. 三重唱、五重唱和合唱曲的配合天衣無縫。
- c. 我總是手不釋卷，爸爸稱我是一位標準的書迷。
- d. 他說，彰化的農業在全省中總是名列前茅。

有別於先行研究多從傳統語法角度來分析成語，Tsou (2012) 則另闢蹊徑，從四字格成語構詞組合的規律性著手，提出嵌入四字格的雙字詞語義特徵多為同義詞、反義詞或上位詞。如表一所示：

表一：Tsou (2012: 49) 結構對稱的四字格成語示例

	同義詞	上位詞	反義詞
千山萬水		千—萬、山—水	
不明不白	不—不	明—白	
如霜似雪	如—似	霜—雪	
先苦後甜			先—後、苦—甜
無拘無束	無—無、拘—束		

「如—似」為同義詞，「拘—束」則為同義的雙字詞拆開後，嵌入「無—無」的結構。至於「山—水」、「明—白」、「霜—雪」的上位詞分別為自然景物、認知和天氣。反義詞的組合在成語構詞也屢見不鮮，如「先—後」、「苦—甘」等。除此之外，「七上八下」、「翻天覆地」也是常見的反義構詞組合。Tsou 的分析模式與構式語法的精神不謀而合。表面看來，中文成語是在一連串永無止盡的詞素中找出一些合適的詞素以填滿其結構空缺，不容忽視其約定俗成的特性。此種特性對於瞭解中文成語在語境中的生成十分關鍵，卻很少在文獻中被提及。此種選擇合適詞素、形成成語的背後機制，其實涉及十分複雜的議題。Moon (1998: 161) 提出將固著化 (entrenched) 後的重要語言限制施加在具能產性的成語產出過程，以視作成語的基模。Fillmore et al. (1988: 516) 也指出一個成語的增殖和能產性乃源於其基本的結構性規律，且為語法、語義和語用等層面共同運作下的產物。一個由框架理論所引導的研究，其目標就是指出那些和語法、語義及語用相關的特徵，分辨出特定的成語結構規律以及其構式 (construction)。

下一小節，本文將回顧構式語法的基本概念，並闡述構式語法如何為中文四字格的分析帶來嶄新的思維。

(三) 成語與構式語法

四字格成語結構獨特，其固著化特質在自然語境中所受到的影響極為有限。與其他也有類似短語結構的語言（如英文）相較，中文成語最顯著的語法特徵在於其形構：它結構固定，無法任意組構；其之於四個詞素的長度，也嚴格限制。相對而

言，根據英語文獻的討論，英文成語⁴ 較類似中文的口語慣用語，可透過種種機制，如修飾 (modification)、量化 (quantification)、主題化 (topicalization) 或被動化 (passivization)、屈折改變 (inflectional variation) 等造成結構上之改變 (Moon 1998)，組構中文成語所不具備之語法彈性。以 *pop the question* (求婚) 為例，從主動形式 *He popped the question* 改成被動形式 *The question was popped*，依然為英語母語人士所接受。換言之，英文成語中的特例，也許會因某個成語的「底層」規律被更動、替換，甚至全然被語境所包納。這種激烈的結構改變在中文成語的使用鮮少出現，因為違反了中文四字格成語的規範性。

Fillmore et al. (1988: 516) 認為慣用語內部組合有其規律性，且為語法、語義及語用交互作用的結果，經由時間的積累和母語人士的不斷使用，一個語法結構開始具有其意義。Goldberg (1995) 將「構式」定義為「結構與意義的配對」，是組成語言結構的主要成分。她指出，英文有許多語法現象並不能由詞彙本身的特質或語法規則的應用所衍生，而是由特定的構式所形塑而成。這有別於生成學派的學者通常將意義視為理性邏輯推理下與真實世界人事物真假值之對照，進而將文法視為單純心理規則運作下的結果。對認知語言學家來說，語法與語義乃是從實際使用的經驗中累積而來，因此語言中充滿許多看似例外或無法逐字解釋的例子，其實都是有所本的。

Croft (2001) 進一步提出激進構式語法 (radical construction grammar)，強調構式是句法、構詞的形式 (含語音) 與意義 (含語用意義) 的配對，是句法表徵的基本單位 (the basic units of syntactic representation)，其地位有如詞庫中的詞彙。然而，各個構式的複雜與固化的程度不一，有些已經固化、不容變更任何元素，有些則開放特定的空槽 (slot) 予其他句法成份加入 (Croft 2001; Croft & Cruse 2004)。以現代漢語為例，「鐵路」是固定的構式，有其對應的語音形式與意義；「越 X 越 Y」則是開放式的構式，其意義為「Y 的程度隨 X 的延續而加深」。此一構式的意義隨著填入不同的謂語「X」和「Y」才變得更具體，其固化程度較「鐵路」低。至於「越來越 Y」表示「Y 的程度隨時間的延續而加深」，其意義比「越 X 越 Y」

⁴ 英文文獻多用 *idiomatic expressions* 和 *idioms*，但兩者的分野並不明顯，Fillmore et al. (1988) 的文章將兩個名詞交替使用，也鮮少有其他文獻探討兩者之差別。Fillmore et al. 指出，成語的表達可以分成「編碼的」(encoding) (如 *answer the door*, *wide awake*) 和「解碼的」(decoding) (如 *kick the bucket*, *pull a fast one*) 兩類。說話者在首次遇到陌生成語時，較容易解讀「編碼型」成語的意思。因此我們認為「解碼型成語」(decoding idioms) 較類似中文的四字格成語，因為成語來源多有典故出處 (如「瓜田李下」、「杯弓蛇影」等)，語義較慣用語隱晦。

更為具體，但還得填入「Y」才能表示特定的意義，其固化程度介於「鐵路」與「越 X 越 Y」之間（游文福 2013）。Bybee (2006) 也提出「預製模組」(prefab) 一詞，並將其定義為約定俗成、但部分內容可替換的構式，方便提取使用。廣義的構式普遍存在於不同的語言層次上，可以是具體的詞彙也可以非常抽象。本文將於四之（四）小節進一步論述。

「構式本身具有其意義」此一論述，也得到了實證研究的支持。Ahrens (1995) 的實驗便發現，當詢問英語母語人士 *She mooped him something* 時，moop 這個假字的意義，母語人士會因為此句的雙賓構造，聯想到轉移的意義。

中文乃典型的非屈折語言 (non-inflectional language)，許多從語法改變而來的結構性變異和中文的成語無法相容。多數中文成語的詞彙語法變異，通常會落在四字格的焦點區塊中。這種特定的中文四字格成語和 Fillmore et al. (1988) 所定義的形式成語 (formal idiom) 或語法構式概念類似，能夠讓成語的內容部件被另外的語義元素進駐，同時保有成語的基本結構。在漢語語言學的領域，Su (2002) 首先以構式語法的理論架構分析「X 來 X/Y 去」、「不 X 不 Y」、「不 X 而 Y」三種構式，並指出成語具構式意義，而非來自成語中個別成分的組合。以「X 來 X/Y 去」為例，嵌入的元素可以是同一個單音節的動作動詞，如「走來走去」，也可以是近義詞，如「翻來覆去」、「眉來眼去」。此一構式衍生出了「某個動作在一段時間不斷重複」的意義，也進一步限制了可以進駐該構式的動詞，例如「*死來死去」便是不可能被接受的成語，因為「死」這個動作不能被重複。Su 進一步指出，四字格成語約定俗成的構式意義和其特有的語用功能，與構式語法的精神不謀而合。

構式語法強調「使用」的重要性，因為結構與意義的配對乃是由不斷累積的使用而來。構式語法的理論也將結構、意義與功能等不同層面納入考量，因此，運用構式語法將可更深入分析四字格成語的特殊性與規則性。

換而言之，中文四字格成語的固著化特徵與其高能產性，和構式語法強調「使用」的重要性有異曲同工之妙，因為構式是結構與意義的配對，乃是由不斷累積的使用而來，而某些中文成語經由長期的使用，開始具有能產性。目前以構式語法研究中文成語，尤其是能產性的部分，尚未廣泛地被運用。有鑑於此，本研究將以構式語法為理論框架，探討現代漢語裡具有高度能產性的成語「一 X#Y」並聚焦分析三個頻率最高的預製模組：「一 X 一 Y」、「一 X 二 Y」和「一 X 千 Y」。下一節，本文將闡述研究資料的取得、研究方法，並對研究資料進行剖析。

三、研究資料與研究方法

本文首先透過臺灣「教育部成語典」和中國「在線成語詞典」，取得「一 X# Y」形式的四字格成語，共 129 個，其中「#」的數字部分，「一」、「二」和「千」三個數字的出現頻率最高，具有相當的代表性。129 個蒐集的成語中，「一 X 一 Y」有 49 個、「一 X 二 Y」11 個、「一 X 千 Y」32 個，分析成語筆數一共 92 筆。

接著，本文根據其不同的結構原則進行手動分類。研究者首先觀察「一」這個字在每個成語開頭的意義，再進一步觀察「一 X#Y」中數字部分的意義，以及梳理 X 和 Y 的意義。對稱性是四字格成語的重要特徵，X 和 Y 多為相似的元素，以建立結構的對稱性。研究者特別觀察 X 和 Y 之間的語義關係，記錄可能的同義、反義等關係。

四、語料分析

本節將針對四字格成語的習語性與規律性進行探討，並以「一 X 一 Y」、「一 X 二 Y」和「一 X 千 Y」三個預製模組來說明。預製模組的定義根據 Bybee (2006) 的說法為帶有具體詞彙但部分內容可替換的構式。

(一)「一 X 一 Y」

「一 X 一 Y」的成語總共有 49 筆。分析結果顯示，「一 X 一 Y」預製模組之構式義可分成七類，如表二所示。第一類的構式義為「每一、個別」，例如「一言一行」指每一個言行，「一舉一動」指每一個舉動。第二類構式義為「反覆義」，由「一來一往」、「一長一短」、「一弛一張」等成語組成。值得注意的是，具有反覆義的成語，X 和 Y 皆為反義詞，例如「來／往」、「長／短」、「弛／張」等。第三類構式義形容數量或程度的短少，例如「一兵一卒」、「一簞一瓢」、「一鱗一爪」等，X 和 Y 多為同一個語義場的名詞性詞彙。第四類構式則將漢語典型的「主題—評論」結構 (topic-comment construction) 濃縮成四個字。其中 X 和 Y 為不同語義場的名詞性詞彙，一 X 一 Y 的並列，形成以一 Y 說明一 X 狀況

或特性的語義表達，例如「一字一板」、「一字一淚」、「一步一鬼」等。由於第四類構式之成語在句中多當評論性的謂語使用，因此本文將第四類構式之構式義定為「評論」。⁵ 第五類構式義裡的「一」則有「全部、整個」的意思，例如「一生一世」、「一心一意」等。第六類構式義則呈現漢語修辭對平行主義的偏好，將一 X 和一 Y 拿來比較，體現 X 和 Y 的差異，例如「一薰一蕕」、「一龍一豬」等。第七類成語多具有隱喻義，需要文化典故的知識才能理解，因此歸入其他類。

表二：「一 X 一 Y」的構式意義

類別	構式義	比例	例子
一	每一、個別	13 (26.53%)	一言一行、一言一動、一舉一動、一顰一笑
二	反覆	9 (18.37%)	一來一往、一長一短、一弛一張
三	量少	7 (14.29%)	一兵一卒、一簞一瓢、一鱗一爪、一手一足
四	評論	6 (12.24%)	一字一板、一字一珠、一字一淚、一步一鬼
五	全部、整個	4 (8.16%)	一生一世、一心一意、一心一計、一心一德
六	相對、不同	3 (6.12%)	一薰一蕕、一龍一豬、一龍一蛇
七	其他	7 (14.29%)	一身一口、一琴一鶴、一死一生、一丘一壑
	總數	49 (100%)	

⁵ 審查人提到第四類和第一類的構式義有些許重疊之處，第四類的「評論」構式義也內含了第一類「每一、個別」的意義，例如「一步一鬼」就是每一步都有鬼的意思。但從語義的角度來看，第一類構式（如「一言一行」）的 X 和 Y 為近義詞，第四類構式（如「一步一鬼」）的 X 和 Y 則不在同一個語義場；從語法功能來看，第一類的構式在句中可以當主語和賓語使用，但是第四類構式只能當謂語、定語或是狀語使用。因此我們認為此兩類成語仍有分類的必要性。我們將於四之（五）節更詳細討論構式成語的語法功能。在此先暫列語料庫所列第一、四類構式成語的用法，分別如 (i)-(ii) 所示：

- (i) a. 約旦的一舉一動有如「走鋼索」。(主語)
 b. 這些公安人員監視胡的一舉一動。(賓語)
 c. 因為社會上每個人的一言一行，都是小朋友學習的榜樣。(主語)
 d. 日本警察就站在門廳外監視他們的一言一行。(賓語)
- (ii) a. 他的話口氣冰冷，一字一板。(謂語)
 b. 只是我們的一字一板的解讀方式確實是個問題。(定語)
 c. 他晃了晃大腦袋，一字一板地跟我說話。(狀語)
 d. 這樣的文章真是一字一珠，看上幾遍，還是回味無窮。(謂語)
 e. 一字一珠的詩篇給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影響。(定語)

值得注意的是，第四類構式無論是謂語、定語或是狀語，其語用性質皆屬「評論」，因此我們將其構式義定為「評論」。

本文發現當「一 X 一 Y」裡的 X 和 Y 具有同義或是近義關係時，便會產生「每一、個別」、「量少」、「全部、整個」等構式義。這些不同的構式義乃源於「一」在漢語裡的多義性：「一」是自然數的開始，指「單個」（如「一個人」），在「一 X 一 Y」便有「量少」的構式義，如「一兵一卒」、「一簞一瓢」；「一」也有「全、滿、整」的意思，如「一屋子都是人」，因此「一 X 一 Y」也有「全部、整個」的構式義，如「一心一意」、「一生一世」；「一」還可以指「每、各」，例如「共派八隊，一隊二十人」，因此「一 X 一 Y」也有「每一、個別」的構式義，如「一言一行」、「一舉一動」。

當 X 和 Y 是反義關係時，「一 X 一 Y」便有「相對、不同」和「反覆、往來」的構式義，以「一薰一蕕」為例，「薰」是香草，「蕕」是臭草，把香草和臭草相混合，延伸出善容易被惡所遮蔽的象徵義。至於「一龍一豬」，「龍」在中華文化向來是尊貴的動物，也是帝王的象徵，「豬」則有愚笨、懶惰的象徵義，因此本文將比喻人有賢能、有不肖的「一龍一豬」歸類在「相對、不同」。「一長一短」則典出《紅樓夢》和《兒女英雄傳》，見 (3)：

- (3) a. 把平兒之語，一長一短，告訴了晴雯。（《紅樓夢·第五二回》）
 b. 這個當兒，何小姐還一長一短的合大家閑話。（《兒女英雄傳·第三六回》）

「一長一短」因此衍生出絮絮叨叨、說個不停的反覆義。

「評論」和「其他」類成語，除了「一死一生」外，裡面 X 和 Y 的關係較難以同義或是反義等關係來說明。以「一字一淚」和「一步一鬼」為例，前者形容寫一個字掉一滴眼淚，後者形容走一步路就遇上一個鬼，一 Y 皆是用來說明一 X 的特性，因此本文將其歸為「評論」義。至於「一琴一鶴」、「一身一口」和「一死一生」等，「一」在字面上雖是「單個」的意思，但是整個成語的引申義皆需具備文化典故等知識才能得知，這也反映成語的語義隱晦度。本文將在第五節進一步討論這些非典型的「一 X 一 Y」四字格。

(二) 「一 X 二 Y」

「一 X 二 Y」的語料有 11 筆。不同於「一 X 一 Y」預製模組的構式義有五類，當第三音節被限定在「二 Y」時，其構式義也被限縮，可以分為三類，如表三

所示。

表三：「一 X 二 Y」的構式意義

類別	構式義	比例	例子
一	強調	5 (45.5%)	一差二誤、一差二錯、一乾二淨、一清二白、一清二楚
二	評論	5 (45.5%)	一石二鳥、一身二任、一林二虎、一蛇二首、一舉二得
三	反覆	1 (9%)	一來二去
	總數	11 (100%)	

「一 X 二 Y」的構式義有三個：「強調」、「評論」和「反覆」。第一類「強調」義裡的 X 和 Y 多為同義或是近義詞，如「一差二錯」、「一乾二淨」、「一清二楚」等。此處「強調」的構式義，乃源於「一」和「二」自然數的對比、XY 近義詞的搭配，以及「一 X 二 Y」的對稱性結構三者交互作用的結果，也就是用二 Y 來強調前面一 X 所欲表達的概念。第二類「評論」構式義裡的 X 和 Y，並無同義或是近義的關係，分屬不同語義場，二 Y 主要是針對一 X 作出評論，例如「一石二鳥」，「一石」（即「丟一個石頭」之動作）為主題，「二鳥」（即「得到兩隻鳥」）為針對前一個動作的評論。第三類「反覆」構式義裡的「一來二去」，典出《紅樓夢》和《三俠五義》，見 (4)：

- (4) a. 林丫頭一來二去的大了，他這個身子也要緊。（《紅樓夢·第八三回》）
- b. 到一來二去，我也大些了，常聽見人說：「知情不舉，罪加一等。」（《三俠五義·第八一回》）

「來」、「去」為反義詞，指一回又一回，經過一段時間。如同「一 X 一 Y」裡的反覆構式義，當 XY 為反義詞時，在「一 X 二 Y」也衍生出反覆的構式義。本文將在第五節作進一步的討論。

(三) 「一 X 千 Y」

「一 X 千 Y」預製模組最早出現的成語為「一日千里」，典出《莊子》和《荀子》，見 (5)：

(5) a. 騏驥驛驪，一日而馳千里。(《莊子·秋水》)

b. 夫驥一日而千里，驚馬十駕，則亦及之矣。(《荀子·修身》)

「一日千里」原形容馬跑得很快，後用來比喻速度極快或進展迅速。另一「一 X 千 Y」預製模組為「一字千金」，典出《史記·呂不韋列傳》，⁶ 形容一字可值千金。本文把「一 X 千 Y」預製模組依 X 所指涉的是時間、一般名詞或是動作，以及 Y 的語義特徵，分成四大類，如表四所示。

表四：「一 X 千 Y」的構式意義

構式義	比例	語法和語義特徵	例子
對比	32 (100%)	短時間產生多的成果 (X=時間)	一日千里、一瞬千里、一朝千古
		價值不斐 (X=名詞或 X=動作)	一字千金、一壺千金、一諾千金、 一擲千金、一飯千金
		X=名詞或 X=動作， 且 Y=單位、度量衡等	一字千秋、一毫千里、一潰千里、 一退千里
		成效顯著 (XY 為近義詞)	一了千明、一聞千悟
總數	32 (100%)		

除了「一了千明」和「一聞千悟」，其他「一 X 千 Y」裡的 X 和 Y 並不具備前述同義、反義等關係，X 可以是時間（如「日」）、一般名詞（如「字」），或是動作（如「擲」），Y 則多為度量衡或時間單位，如「里」、「金」、「秋」。

從語義來看，「一 X 千 Y」預製模組之原型語義為「對比」，⁷ 此語義來自「一」和「千」在數量上的懸殊差異而產生的效果，因此 X 不是名詞就是動詞，Y 則為金錢、時間、度量衡等可以量化之單位，以 X 的少和 Y 的多相互映襯。此外，「一 X 千 Y」裡的 X 和 Y 也可以是近義詞，如「一了千明」、「一聞千

⁶ 原文如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

⁷ 審查人從三個預製模組的共同點切入，提到「一 X 千 Y」的千 Y 用來評論前面的一 X，或可仿照「一 X 一 Y」、「一 X 二 Y」，把「評論」當作「一 X 千 Y」的構式意義。本文認為，「一 X 千 Y」在語法上的確有評論的功能，但從語義層面觀之，就好比「每一、個別」是「一 X 一 Y」預製模組裡比例最高、最原型的構式義（佔 26.53%），「一 X 千 Y」和另外兩個預製模組不同之處在於「一」和「千」數量差距的懸殊在語義上形成的反差，因此為了突顯「一 X 千 Y」和另外兩個預製模組的差異性，本文仍將「對比」列為其構式義。

悟」。從語法來看，「一 X 千 Y」裡的千 Y 乃是針對前面的一 X 做出評論，屬於「主題—評論」結構，這也解釋了為何多數「一 X 千 Y」成語裡的 X 和 Y 不具備同義或是近義之關係。從語用的角度來說，「結構和意義的配對」乃一個構式的主要特徵，將此觀點應用到本研究，構式本身具有獨立的意義，當母語人士遇到「一聞千悟」這個低頻成語，應能仰賴其對該構式義的理解，推得其義，因為構式本身就是中文母語人士理解一個四字格成語的「語境」。

(四)「一 X#Y」構式之共同點

根據 Goldberg (1995)，構式是一個兼具形式與意義的組合，或者是構造性和功能性特徵的慣例組合 (Goldberg 1995, 2006)。Langacker (1987)、Croft (2001) 和 Bybee (2006) 等學者皆主張廣義的構式普遍存在於不同的語言層次上，從詞素、字詞到句子、段落。構式可以是很具體的，如「X 很大」可延伸出「殺很大」、「差很大」、「騙很大」等，也可以是抽象的雙賓結構。構式義常與內部詞彙義以及語法構造產生互動，依據語境最終整合出最後的語義 (呂佳蓉等 2017)。此外，構式在語言中串聯成一個巨大的網絡，說話者理解和使用語言必須憑藉這個互動性網絡。Goldberg (1995) 也指出一個構式能以各種不同方式與其他構式相互關聯與觸發。構式可以透過一詞多義、轉喻、隱喻性延伸或舉例等等方式承接其他構式的特徵。

一個構式必須從語法、語義和語用三層面來檢視，因此本文接著從這三個層面切入，來檢視「一 X#Y」構式下三個預製模組的共同點。除了「一龍一豬」、「一步一鬼」、「一琴一鶴」等需要文化背景才能理解的成語外，從語法層面觀之，可以得知「一 X#Y」構式裡，嵌入 X 和 Y 的元素有三大共同點：第一，同義或近義詞，例如「一丘一壑」、「一聞千悟」和「一了千明」等。第二，反義詞，例如「一來一往」、「一長一短」、「一弛一張」等。有趣的是，當 X 和 Y 是反義詞時，構式通常會具有反覆義。關於這點，本文將於五之(二)節論述。第三，拆開的雙字詞，例如「一心一意」、「一舉一動」、「一手一足」、「一清二白」、「一乾二淨」。

從語義來看，「一 X#Y」構式的多義性，來自於「一」本身在漢語的多義性，以及「一」和第三音節「#」數目的對比。本文發現，「一 X#Y」的構式義隨著第三音節「#」的數量提高而遞減：相較於「一 X 一 Y」的「一」具有「每一」、「反覆」、「少」、「整個」、「相對」等多重意義，「一 X 二 Y」之構

式義為「強調」、「評論」和「反覆」，而「一 X 千 Y」的「一」就只有「數字一」的概念，透過和「千」的反襯，衍生出「對比」的意思。

前一小節提及，構式本身就是中文母語人士理解一個四字格成語的「語境」，而從另一個層次來說，一個四字格成語可能有歧義性，其真正意思必須放到上下文才能理解。以 (6) Su (2002: 33-34) 討論「不 X 不 Y」構式 (XY 為同義詞) 的句子為例：

- (6) a. 不管事情多麼緊急，他處理起來總是不疾不徐地 (強調義)
b. 都已經失火了，他走起路來還是不疾不徐地 (負面批判義)

「不疾不徐」既有強調的意思，也有負面批判的意思，其真正語義端賴句子的前後文才能理解。換而言之，除了語法和語義外，一個四字格成語的上下文也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

值得注意的是，「一 X 一 Y」、「一 X 二 Y」都有一類構式義為「評論」，例如「一步一鬼」、「一字一淚」、「一石二鳥」、「一身二任」等；至於「一 X 千 Y」的原型構式義為「對比」，但是其性質也屬於「評論」，例如「一日千里」、「一諾千金」。此類構式成語的共同點為，X 和 Y 並非近義詞，⁸ 此外，在語法功能上，此類成語多作謂語、定語、狀語，極少作主語和賓語。換而言之，一個成語的構式義會影響到其句中的語法功能。本文在下一節會做更深入的分析。

戴浩一 (2007) 曾提出，漢語語法存在許多概念化的原則，意即語法並非獨立單位，而是深深受到語義或說話人對事件概念化結果的影響。漢語語法的概念化的五大原則，包含：(1) 名詞不可數；⁹ (2) 主事者非預設值；(3) 時間順序原則；(4) 「動作—結果」原則；(5) 「整體—部分」原則。這五大原則精要地描述與解釋漢語中絕大多數語法上的限制與現象。Tai (1989) 還指出，漢語語法傾向將表達「整體」的詞語置於「部分」之前。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中文的地址習慣由最大的區域名（整體）寫到最小的單位（部分），「整體—部分」原則也體現在文法主題 (topic)

⁸ 除了「一了千明」和「一聞千悟」。

⁹ 戴浩一 (2007) 指出，中文名詞不可數，因此需在名詞前加上度量詞 (measure word) 或是量詞 (classifier)，目的是根據名詞所指涉的物體之形狀、大小、硬軟等視覺及其功能，將名詞予以分類。原本不可數的名詞「個體化」後，便可以加上數量詞來計量。舉例來說，「肉」是不可數的，不能說「*三肉」，但可以說「三斤肉」，也就是先用度量詞「斤」將「肉」個體化後，再加上數量詞來計量。

的選擇上。「整體一部分」原則在漢語語法中的體現，充分印證了文法其實受到其他認知能力的影響，其運作原理也並非完全任意，而是有跡可循的。本文發現，其中三個原則都展現在「一 X#Y」的成語中。舉例來說，「一飯千金」體現了「時間順序」原則，給予（一飯）發生在回報（千金）之前，兩個組件的排列是順敘而非倒敘（不是「千金一飯」）；此外，「一舉二得」則同時符合「動作—結果」原則和「時間順序」原則，「一舉」排在「二得」之前，先做了一件事情，才有得到兩方面好處的結果。

四字格成語句法精煉，饒富修辭技巧，因此在不影響語義的前提下，以「倒裝」的方式將賓語提前表示強調也十分常見（何永清 2005）。以「主題—評論」結構的成語「神乎其技」為例，該成語實乃「其技神乎」的倒裝，形容詞謂語「神乎」倒裝在主語「其技」之前，但意思不變。構式成語也是如此，「一諾千金」可以作「千金一諾」，「一擲千金」也可倒裝為「千金一擲」，賓語提前後意思仍舊不變。但是「一飯千金」原意為「受人一飯之恩，以千金酬謝」，若對調成「千金一飯」，違反了時間順序原則，意思就不同，因此罕見前後對調。

(五) 成語內部結構與語法功能之分析

從學習者的觀點來看，成語的構式義相當重要，面對一個陌生的構式成語時，由於構式本身具有意義，說話者得以舉一反三，推得其義；此外，如何正確、合宜地使用成語也是必須正視的課題。鄭培秀 (2005) 發現，儘管成語的內部結構和語法功能沒有對應關係，然而，其內部結構的核心成分仍將決定其為動詞性、名詞性或修飾性詞語，進而影響其語法功能：若核心成分為動詞性（如主謂、狀動、動賓、兼語、動補等結構），則該成語作謂語的比例較高，若核心成分為名詞（如定中），則作主語或賓語的比例較高。為了檢視構式成語在句中的語法功能和其內部核心成分（即 X 和 Y）的關聯性，以及構式義是否會影響成語在句中的功能，研究者將語料裡的構式成語一一輸入 LDC Chinese Gigaword 語料庫、中央研究院漢語平衡語料庫 (Sinica Corpus) 以及搜尋成語典提供的例句。必須說明的是，語料庫反映了多數語言使用者如何運用成語，因此搜尋到的多是高頻成語，但許多低頻成語（如「一顧千金」、「一門千指」等）已少為當代母語者使用，即便使用也是引用該成語出現的原文。例如查詢「一顧千金」，只查得到引用曹植原文的用法：「一顧千金重，何必珠玉錢？」（《失題（有美一人）》），此類只查得到引用作者原作的成語一共有十個，分別是：「一折一磨」、「一林二虎」、「一蛇二首」、

「一朝千古」、「一壺千金」、「一門千指」、「一了千明」、「一顧千金」、「一諾千聲」、「一夕千念」。換而言之，約有近九成的構式成語仍為現代說話者所使用，也可以搜尋到其語法功能。

現代漢語的句子成分可細分成六種，分別是主語、謂語、賓語、定語、狀語和補語（劉月華、潘文娛、故韡 2002）。研究者記錄了構式成語在句中的語法功能，發現「一板一眼」和「一心一意」具有五種語法功能，用法最為多元。以 (7) 「一板一眼」為例：

- (7) a. 徐薇表示今年題目一板一眼，學生只要多做準備，即可考得高分。
（謂語）
- b. 受雙親呵護、寵愛的漫不經心態度，與嚴格甄選下調教出來的一板一眼，在舉手投足間表現無遺。（賓語）
- c. 每個人若有一點「半宗教性格」便可以活得愉快一些，因為常以一板一眼的邏輯思考模式處世，勢必減低生活樂趣。（定語）
- d. 公司的小王一板一眼的做事，從來不知道變通。（狀語）
- e. 她跳得一板一眼，怡然自樂。（補語）

此外，本文也發現構式成語作謂語最多，作補語最少，如表五統計所示：

表五：構式成語語法功能統計

	主語	謂語	賓語	定語	狀語	補語	總數
數目	15	40	27	34	27	6	149
比例	10.06%	26.85%	18.12%	22.82%	18.12%	4.03%	100%

雖然並非所有的成語皆可當謂語使用，但由於謂語是最普遍的用法，因此本文觀察作謂語的成語內部 X（或是 X 和 Y）的詞性，發現當 X 是動詞，該成語一定有謂語（但不限於謂語）的用法，例如「一吹一唱」、「一唱一和」、「一瀆千里」、「一落千丈」等，但作謂語的成語，其 X（或是 X 和 Y）的詞性不限於動詞，例如「一心一意」、「一物一主」的 X 和 Y 皆是名詞，仍可以作謂語使用，如 (8) 所示：

- (8) a. 他服公職四十餘年來，始終一心一意。
 b. 有形物的轉讓或權利許可只能一物一主。

Chao (1968) 將漢語裡「主語和謂語」的關係歸納為「主題與述語」的關係，並提出漢語為「主題—評論」結構的語言，本文進一步發現，當成語作謂語使用時，多帶有評論的功能，符合 Chao 的說法。(9) 列舉幾個句中功能為謂語、性質為評論的成語例句：

- (9) a. 她的文章一字一珠，言簡意賅，我讀了三次仍然回味無窮。
 b. 布希一石二鳥，既批法國又批凱瑞。
 c. 蕭家兄弟，一龍一豬。
 d. 馬致遠的天淨沙可謂一字千秋，是至今無人超越的經典之作。

「一石二鳥」的四字格構式義為「評論」，「一龍一豬」的構式義為「相對、不同」，「一字千秋」的構式義則為「對比」，在句中若當謂語使用，皆有評論的功能。本文的發現呼應了 McCarthy & Ronald (1994) 和 McCarthy (1998) 關於英語慣用語的語用研究。他們提出，英語慣用語多出現在敘事結尾，具有總結和評價事件的功能。¹⁰ 和英語不同的是，漢語的詞組語法功能向來靈活，四字格成語屬於「固定詞組」，在句子中作為一個語言單位使用時（徐國慶 1999），可以作主語、謂語、賓語、狀語、定語等，但是漢語為「主題—評論」結構的語言，四字格成語在句中多充當謂語、具評論功能，與英語慣用語的用法如出一轍。

另一個重要的發現是，雖然前人研究指出核心成分為動詞的成語具有強勢的謂語功能，核心成分為名詞的成語具有強勢的賓語功能（鄭培秀 2005），但本文發現構式義會影響成語的語法功能。當「一 X 一 Y」的構式義為「評論」時，X 和 Y 皆為名詞，但皆無賓語的用法，以 (10)「一字一板」和「一字一珠」為例：

¹⁰ McCarthy & Ronald (1994: 110-113) 研究雜誌裡占星單元的語句，發現英語慣用語多以評論的方式出現於句末，如 (i)-(ii)：

- (i) But don't let others tell you how to spend your cash, especially youngsters who think you are made of money.
 (ii) However, much depends on the outcome of a family or domestic wrangle and whether or not others really can be persuaded to let bygones be bygones.

- (10) a. 他的話口氣冰冷，一字一板。(謂語)
 b. 只是我們的一字一板的解讀方式確實是個問題。(定語)
 c. 他晃了晃大腦袋，一字一板地跟我說話。(狀語)
 d. 這樣的文章真是一字一珠，看上幾遍，還是回味無窮。(謂語)
 e. 一字一珠的詩篇給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影響。(定語)

由於「評論」構式義的成語，係將漢語典型的「主題—評論」結構濃縮成四字，主要以一 Y 說明一 X 的狀況或特性，因此在句中不論當謂語、定語或狀語，皆以評論或描述為主，自然沒有賓語的用法。

(六)構式成語的語用內涵

前文提及，構式語法認為構式是結構和意義的配對，一個結構是否可以成為一個構式，則需透過語法、語義和語境三角度加以檢視，而語境又可分為兩個層次：一方面，構式本身具有獨立的意義，因此構式本身就是中文母語人士理解一個四字格成語的「語境」；另一方面，一個四字格成語可能有歧義性，其真正意思必須放到上下文才能理解。以「一字一板」為例，《漢語大辭典》的釋義為：「形容說話從容清楚，吐字清晰，也指嚴肅認真，毫不苟且或正正經經，合乎規矩。」如 (11) 所示：

- (11) a. 他的話口氣冰冷，一字一板。
 b. 他說話一字一板，有條有理，很有吸引力。

(11a) 的「口氣冰冷」可以說明「嚴肅認真，毫不苟且或正正經經」，(11b) 的「有條有理」則可以說明「說話從容清楚」的意涵。同樣地，「一字一珠」可以形容歌聲婉轉圓潤，也可以比喻文章優美、辭藻華麗，其確切意思，端視其上下文才能得知。因此一個句子的上下文，也是理解成語義思的重要語境。換而言之，「評論」構式義的成語，由於 X 和 Y 並非近義詞，因此需要更多的時間去理解 X 和 Y 之間的關係，所以容易有歧義性，再加上典故和文化的影響（如「一步一鬼」），使得上下文的語境更顯重要。

五、討論

基於上一節的結果，本節除了釐清習語性和規律性之間的拉扯和競爭，以及構式和多義雙字詞的互動外，並將從歷時和共時的觀點，探討構式成語的能產性。

(一) 習語性和規律性之間的拉扯和競爭

從生成語法的角度來看，一個句子的語義可以由句內各個詞彙語義成分的組合推知，也就是 Jackendoff (1997: 48) 所稱的 “doctrine of syntactically transparent composition”。生成語法認為，詞彙的所指和能指的關係是約定俗成、說不出道理的，大於詞彙的任何文法結構，其語義皆可由結構內部每個詞彙語義的相加所推導得出。但是從構式語法的觀點來看，習語性是語言生成的一個重要概念：一個說話者在建構、理解自己的語言時，很多知識常常是不存在於語言的文法規則、詞彙意義的。成語和慣用語尤其是如此，它們常是非組合性的 (non-compositional)，其意義並非來自內部各詞素相加的總合，例如英文的 *spill the beans* 和中文的「七上八下」。Fillmore et al. (1988) 便指出，這些無法由文法和成分語義學 (compositional semantics) 的原則所解釋、卻又無所不在的例外現象，其結構通常大於一個單詞，雖有內部的語法結構但其意義卻無法從個別成分相加推知，需要被個別習得。這些看似例外的現象不在少數、通常具有能產性，並且是高度結構化的。本文討論的「一 X#Y」構式也是如此，其數量龐大，能產性高，但是其意義卻並非來自各詞素相加的總合：以「一舉一動」、「一長一短」、「一心一意」、「一字一板」為例，這幾個成語的共同形式為「一 X 一 Y」，卻有不同的構式義，不論是漢語的文法規則或是內部各詞素意義的相加，都無法直接推導出它們的意義，但是中文母語人士由於語言經驗的積累而能理解這些成語的意義，這就是習語性。然而對外籍學習者來說，這些成語的意義難以從字面義去揣測。換而言之，習語性的成分愈高，語義透明度愈低。弔詭的是，一個語言裡的慣用語通常也具有很高的能產性，而且是高度的結構化的。以「一兵一卒」、「一簞一瓢」、「一鱗一爪」、「一手一足」為例，它們共同的構式義是「量少」。同樣地，在「一 X 千 Y」構式裡，X 可能指涉時間、名詞或動作，或者 X 和 Y 是近義詞，這些表面的不規則其實都蘊含著更深層的高度結構性：「一 X 千 Y」唯一的構式義就是「對比」。正因這樣的高度規律性，同一構式的成語也具有相對較高的語義透明度，進而促使此一構式具

有高能產性。

本文認為，「一 X#Y」這個構式的能產性，來自於兩個因素的交互作用：一方面是「一」這個字在漢語裡本身就具有多義性；另一方面，X 和 Y 常是同義詞、反義詞和近義雙字詞所組成，XY 本身的多重語義和構式的互動，也促發了「一 X#Y」這個構式的高度能產性。

(二) 構式和多義雙字詞的互動

多數語法理論認為一個詞彙的語義獨立於該詞彙出現的語法構式 (the lexical independence hypothesis)，¹¹ Lakoff (1987: 509) 則以英語的 *there* 構式為例，證明一個詞彙的語義無法自外於其所屬的語法構式，這解釋了為何 *There is Harry/Harry is there* 合語法，但是 *There's the beep* 卻不能說成 **The beep is there*。Lakoff 進一步指出，從具體的中心指示詞 (central deictic) 到抽象的感知指示詞 (perceptual deictic)，是一種隱喻延伸的歷程，如 (12)：

- | | | |
|------------------------------------|--|----------------------------------|
| (12) <u>Central Deictic Domain</u> |  | <u>Perceptual Deictic Domain</u> |
| There is Harry. | | There's the beep. |
| Harry is there. | METAPHORICAL EXTENSION | *The beep is there. |

Goldberg (1995) 指出構式並不會單獨運作，一個完整的表達往往包含了不同的構式，一個構式也能以各種不同方式與其他構式相互關聯與觸發。構式可以透過一詞多義、轉喻、隱喻性延伸或舉例等方式承接其他構式的特徵。依照此一思路檢視四字格成語，本文發現，構式成語裡雙字詞的語義，無法自外於該構式；此外，同一個雙字詞搭配不同的構式，也會引申出不同的語義。以「長短」這個雙字詞來說，字面義就是長和短，這個雙字詞的「長度」語義最早出自《孟子》，見 (13)：

- (13)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孟子·梁惠王上》）

¹¹ "The meanings of words are independent of any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s that the words occur in." (Lakoff 1987: 505)

在司馬遷的《史記》，「長短」開始出現了「是非、善惡」的意義，見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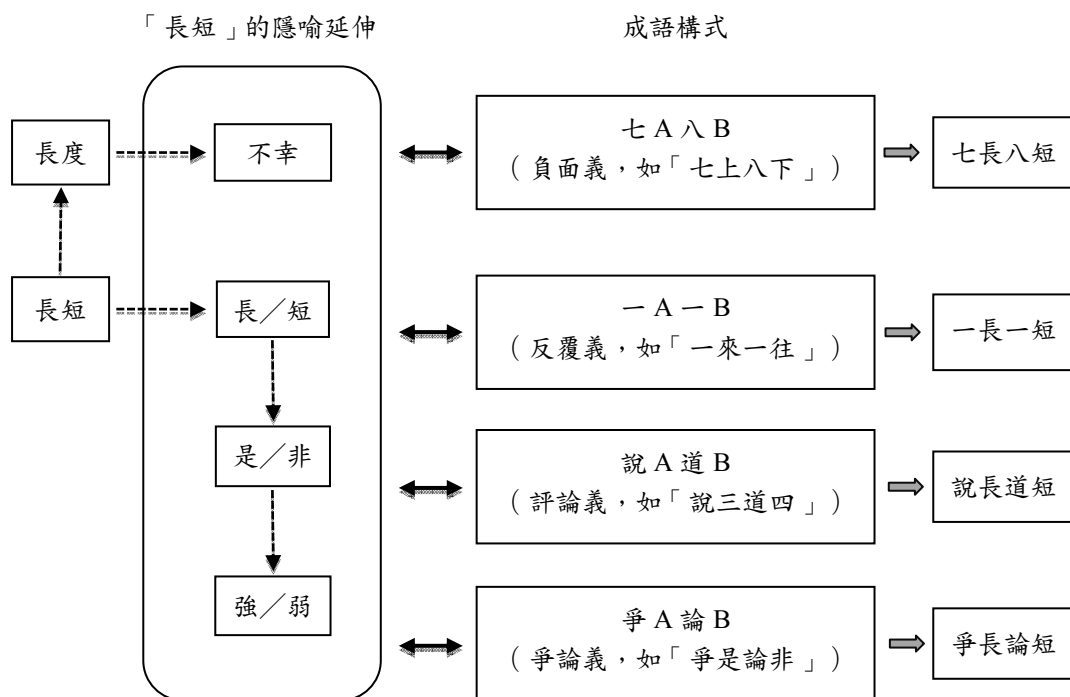
- (14) 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吾並斬若屬矣！（《史記·卷一〇七·魏其武安侯傳》）。

在《儒林外史》，「長短」又出現了「不幸」的意思，見 (15)：

- (15) 大娘若有些長短，他爺少不得又娶個大娘。（《儒林外史·第五回》）

當「長短」這個雙字詞被拆開，嵌入「一 X 一 Y」這個構式裡，由於「一 X 一 Y」構式中的反義詞通常具有「反覆」的構式義，因此「長短」的反義關係，引出了「一 X 一 Y」的反覆義。而當「長短」這個雙字詞和「七 A 八 B」構式搭配，由於「七 A 八 B」衍生出來的成語通常具有負面義（如「七上八下」、「七葷八素」、「七歪八扭」等），因此「七 A 八 B」這個構式便會取「長短」的不幸義，形成「七長八短」。當「長短」和「說 A 道 B」這個動賓—動賓結構搭配時，兩個近義的動詞「說／道」限定了後面論元的語義，因此「說長道短」的「長短」延伸出好壞、是非的意思。同樣地，「長短」和「爭 A 論 B」這個動賓—動賓結構搭配時，兩個近義的動詞「爭／論」也影響了後面論元的語義，因此「爭長論短」的「長短」延伸出強弱義。

換言之，「長短」原意指具體的「長度」，之後延伸出「不幸」的抽象語義；此外，「長短」的反義組合還可以延伸至抽象的反義詞「是非」和「強弱」，其中「長、是、強」皆具正面義，而「短、非、弱」皆具負面義，不論正面義或是負面義，皆反映了人類以具體事物理解抽象概念的認知過程 (Lakoff & Johnson 1980)，如圖一所示：



圖一：多義雙字詞隱喻延伸和成語構式之間的互動

除了多義雙字詞隱喻延伸和成語構式兩者之間的互動，不同構式之間也有互動的可能。如前所述，在「一 X#Y」構式裡，當 X 和 Y 是反義詞時，通常會引出構式的反覆義。至於一個構式的反覆義來源，本文認為可能與「X 來 X/Y 去」這個構式有關。Su (2002) 曾經提到，此一構式的成語皆具有重複義，例如「眉來眼去」、「走來走去」、「想來想去」、「翻來覆去」、「高來高去」。爬梳文獻，「X 來 X/Y 去」構式最早出現的成語為「眉來眼去」，出自宋朝辛棄疾〈滿江紅·落日蒼茫〉詞，見 (16)：

- (16) 落日蒼茫，風纔定，片帆無力。還記得，眉來眼去，水光山色。（〈滿江紅·贛州席上呈太守陳季陵侍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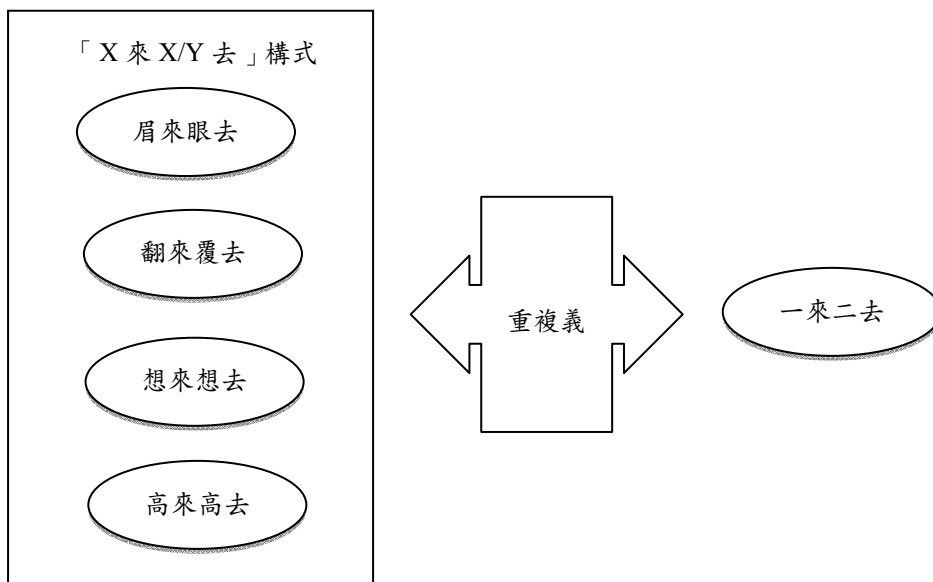
「眉來眼去」後用來形容男女之間的傳情。此後該成語亦出現於明代《水滸傳》，見 (17)：

- (17) 張三亦是個酒色之徒，這事如何不曉得。因見這婆娘眉來眼去，十分有情，記在心裡。（《水滸傳·第二一回》）

至於同一構式的「翻來覆去」和本文關注的「一來二去」，皆典出《紅樓夢》，見 (18)：

- (18) a. 翻來覆去，那裡睡得著。（《紅樓夢·第八二回》）
 b. 林丫頭一來二去的大了，他這個身子也要緊。（《紅樓夢·第八三回》）

從上述文獻得知，「X 來 X/Y 去」出現之年代早於「一來二去」，而在《紅樓夢》裡，也同時使用「翻來覆去」和「一來二去」兩種不同構式來表示重複義，因此不同構式之間的確有互動的可能性。值得注意的是，「X 來 X/Y 去」構式裡的結構空缺，可以是名詞、形容詞或是動詞。如圖二所示：



圖二：不同構式之間的互動

(三)四字格成語的能產性、透明度和類型頻率之關係：歷時與共時

從歷時的角度來說，在構詞的過程中，一個詞綴出現的類型頻率愈高，其能產性愈強 (Bybee 2010)。例如英語的過去式後綴以 *-ed* 的類型頻率最高，能產性也最強，因此新造的動詞皆會冠上該後綴。而不規則動詞如 *swim/swam*、*eat/ate* 等，在現代英語已不具能產性。英語複數標記的原型形式為 *-s/-es*，至於承襲日耳曼語系的元音變化 (ablaut) 如 *foot/feet*、*tooth/teeth*，在現代英語已不具能產性。兒童在習得母語的過程，若是造出 **eated* 或是 **foots* 等錯誤形式，仍然可以為成人所理解，但不會有兒童從類型頻率低的 *foot/feet* 形式，舉一反三，造出 **beek* (*book* 的複數形式)，這是因為此錯誤形式語義透明度低、無法為他人所理解。這顯示能產性和透明度有相關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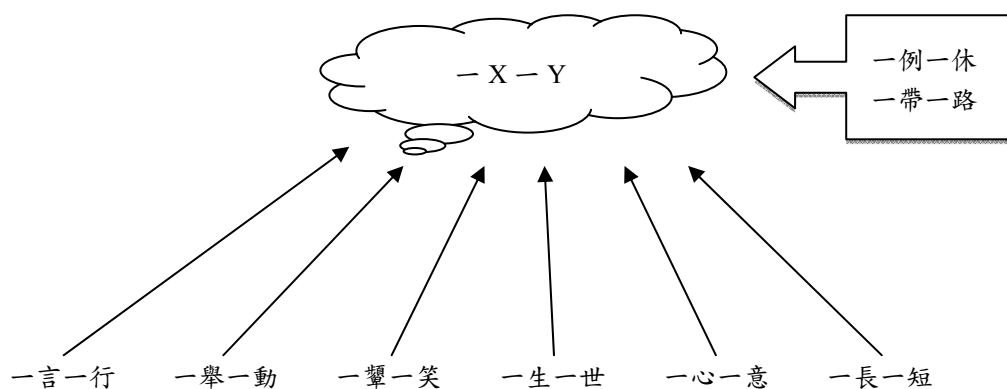
Aronoff & Schvaneveldt (1978)、Anshen & Aronoff (1981) 和 Cutler (1980) 等學者皆發現能產性和透明度的正相關。Cutler (1980) 的實驗顯示，英語母語人士在創造新字時，會將新創字的透明度列入考量。有明顯詞邊界的詞綴 (word-boundary affix) 通常不會造成重音的移轉以及字根的變化 (例如 *productiveness*、*opaqueness*)，因此較受母語人士青睞，但是無明顯詞邊界、會造成重音移轉和字根字尾變化的詞素邊界詞綴 (morpheme-boundary affix) 造出的新字透明度較低 (例如 *opaque*→*opacity*)，能產性也相對較低；因此，像 **self-indulgement* 這種錯誤、但是透明度高的語誤 (正確應為 *self-indulgence*)，便常出現在母語人士的口語裡。而一個詞綴的能產性愈高，通常其類型頻率也愈高，以該詞綴造出的新詞也會有較高的透明度，這顯示能產性、頻率和透明度三者的緊密關係。

回到本研究，以「一 X 一 Y」為例，本研究團隊收集近十年新聞媒體以及批踢踢實業坊等書面語和口語、約六百萬字之 COPENS (Corpora Open and Search) 語料庫，羅列出屬於「一 X 一 Y」預製模組的四字格共有 92 個 (見附錄)，多數雖未收錄於成語辭典，但卻常出現於母語人士的口語或是書面語中，例如 XY 為相對概念的「一朝一夕」、「一悲一喜」，¹² XY 為近義詞的「一年一度」、「一唱一和」。研究者的語料庫也搜羅到 16 個「一 X 二 Y」預製模組的四字格，其中未收

¹² 前文提及，當「一 X 一 Y」的 XY 為反義時，便有「相對、不同」以及「反覆」兩種構式義。此處「一悲一喜」取的是「相對、不同」的構式義，至於「一朝一夕」比喻很短的時間，取的是「量少」而非「反覆」的構式義，我們認為「朝／夕」為相對的概念，因為一天中除了朝（早上）、夕（晚上）以外，還有中午、黃昏、半夜，因此「一朝一夕」並未違反我們的分析。

錄於成語辭典的有「一齊二整」和「一模二樣」（見附錄）。綜觀這些未收錄於成語辭典的四字格，最大的共同點為 X 和 Y 屬同義或是反義關係。此外，本文也發現，在「一 X 一 Y」預製模組裡，X 和 Y 具有同義或反義等關係的類型頻率¹³ 最高，共佔 67.35%，至於構式義為「評論」的成語（如「一字一板」、「一字一淚」）和「其他」類成語（如「一身一口」、「一琴一鶴」），X 和 Y 的關係無法以同義或是反義等關係來說明，需要理解成語背後的文化歷史典故，透明度和類型頻率較低，在現代漢語已不具能產性。

Bybee & Thompson (2000) 認為一個構式的類型頻率愈高，被母語人士使用的機會也愈多，進而強化其表徵基模 (representational schema) 以及其能產性。依循此一邏輯，母語人士會將屬於「一 X 一 Y」的四字格歸類到同一個預製模組，而該構式的語義經由不斷地使用、強化、進而定型，形成「語義雲」(semantic cloud)。每個「一 X 一 Y」四字格的出現，皆進一步強化該構式的語義。如圖三所示：



圖三：「一 X 一 Y」預製模組之語義雲

正因 X 和 Y 為同義或反義詞佔「一 X 一 Y」預製模組之大宗，能產性較高，因此便有了「一例一休」和「一帶一路」等新創四字格。「一例一休」指勞工每周可以有一天的例假和一天的休息日，「例」（強制休假）和「休」（休息日）隸屬

¹³ 本文提到的類型頻率有兩個層次，一方面，屬於「一 X 一 Y」預製模組的四字格成語數量眾多，因此「一 X 一 Y」的類型頻率較其他構式高；另一方面，「一 X 一 Y」預製模組裡，X 和 Y 為近義或反義詞的比例接近七成（佔 67.35%），較其他構式義為「評論」類、X 和 Y 無同義或反義關係的比例高，因此 X/Y 為同義或反義詞的類型頻率也比 X/Y 不屬同一語義場的比例高。

同一個語義場，此一新造四字格，應屬於本文分析的「每一、個別」構式義，也是「一 X 一 Y」裡比例最高的構式義 (26.53%)，這證明了類型頻率、能產性和透明度的確有其相關性；至於「一帶一路」意指「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兩者皆為長條狀，屬近義詞；此外，「一帶一路」的「帶」還可當動詞使用，如「帶路」，此處便有政府領頭帶領經濟發展之義。此新創四字格為「一個經濟帶與一個海上絲路」之簡稱，為了構詞上的簡潔和音韻上的響亮，濃縮為「一帶一路」，充分反映漢語在修辭上的平行主義風格和對四字格之偏好。¹⁴ 此四字格應可歸類於本文分析的「全部、整個」構式義，該構式義的比例 (8.16%) 雖然較「評論」類略低 (12.24%)，但是仍具有能產性，本文認為，這乃是因為多數「一 X 一 Y」構式裡的 X 和 Y 皆為同義、近義或是反義詞，因此，即使「一 X 一 Y」的構式義由於「一」在漢語裡的多義性而有不同，但是整體的能產性仍較 X 和 Y 為不同語義場的「評論」類構式義高。也正因如此，中文母語人士看到新興的四字格也能一窺其義，這也再次印證了能產性和透明度的相關性。

綜上所述，多數成語雖典出古籍，具有經典性，但是現代漢語的四字格開始擁有特定規律及構式，使得一個高類型頻率的構式會產出更多同一構式的四字格。

六、結語

傳統漢語語法的研究多將成語視為歷史之遺跡，傳統中文成語的研究也通常著重於成語意義之解釋與典故之考察。即使是針對成語內部結構的分析，也大多偏重於形式的歸納整理，較少探討其形式與意義之間的對應與互動。但如同 Fillmore et al. (1988) 指出，即使如諺語、俗語這樣的詞語，雖然具有固定的組合成分，也同時具有某種程度的開放性與能產性，因此研究成語這類延用至今、反映古漢語語法的詞語表達，如何在現代漢語中呈現，對於漢語語法的了解具有極高的啟示性。

如第二節所述，三字格慣用語隨著口語發達而發展起來，和四字格相較，三字格較為朗朗上口，也容易打動人心，因此 2008 年的北京奧運，便以「迎奧運、講文明、樹新風」作為口號。四字格成語書面性高、形式固定，常用於政策宣導，例如「一例一休」和「一帶一路」。整體而言，四字格成語基於漢語單音節和聲調語

¹⁴ 許多成語皆由古文詩句濃縮成四字格，例如「愛莫能助」出自《詩經·大雅·烝民》：「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夢寐以求」出自《詩經·周南·關雎》：「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言的特色，除了可以在語法、語義和音韻上，展現對稱性和韻律之美，更可以在一個語法構式上，嵌入適合的詞素以形成新成語，展現其他熟語少見的能產性。基於其形式上的優勢，四字格成語具有其他慣用語、熟語所缺乏的修辭功能和節奏感，在習語類別獨樹一幟。

基於上述四字格成語的特色，本文從構式語法的角度，探究現代漢語裡「一 X#Y」成語的習語性、規律性和能產性。本文發現四字格成語具有特殊的構式意義，一個成語的意義來自於 XY 名詞的多義性和成語構式之間的互動關係，兩者的互動構成了中文四字格成語的規律性和能產性。本文希望能夠為四字格成語的結構與功能，提出一個具解釋力之分析與理論架構，進而釐清中文四字格成語理解與使用的原理、漢語文化的內涵，以及人類其他認知能力與語言結構之間的交互作用。

本文未能窮盡所有「一 X#Y」的構式，僅就「一 X 一 Y」、「一 X 二 Y」和「一 X 千 Y」三個類型頻率最高的預製模組討論，故文中所提為初步推測。本文也未能追蹤與「一 X 二 Y」同屬近義結構的「一 X 兩 Y」（如「一刀兩斷」）和「一 X 雙 Y」（如「一箭雙鵰」）的異同之處。再者，相較於其他非構式成語（如「風起雲湧」），四字格成語構式由於本身即承載語義，是否會幫助外籍學習者理解同一構式之成語，均有待日後繼續探討。

（責任校對：李育憬）

附錄：研究團隊語料庫「一X一Y」和「一X二Y」四字格

編號	#一X一Y	編號	#一X一Y	編號	#一X二Y
1	一刀一槍	50	一差一錯	1	一乾二淨
2	一十一五	51	一般一配	2	一石二鳥
3	一千一方	52	一草一木	3	一身二任
4	一口一聲	53	一針一線	4	一來二去
5	一夕一朝	54	一馬一鞍	5	一林二虎
6	一予一奪	55	一唱一和	6	一差二誤
7	一五一十	56	一張一弛	7	一差二錯
8	一心一計	57	一毫一絲	8	一乾二淨
9	一心一意	58	一悲一喜	9	一清二白
10	一心一德	59	一替一句	10	一清二楚
11	一手一足	60	一朝一夕	11	一蛇二首
12	一丘一壑	61	一游一豫	12	一臺二妙
13	一出一入	62	一琴一鶴	13	一齊二整
14	一旦一夕	63	一筆一畫	14	一模二樣
15	一觴一詠	64	一粥一飯	15	一窮二白
16	一生一世	65	一絲一毫	16	一舉二得
17	一字一板	66	一飲一啄		
18	一字一珠	67	一裘一葛		
19	一字一淚	68	一酬一酢		
20	一年一度	69	一鼓一板		
21	一式一樣	70	一遞一口		
22	一弛一張	71	一遞一和		
23	一成一旅	72	一遞一答		
24	一成一變	73	一遞一聲		
25	一死一生	74	一噴一醒		
26	一兵一卒	75	一德一心		
27	一吹一唱	76	一摸一樣		
28	一技一能	77	一潭一水		
29	一折一伏	78	一緣一會		
30	一折一磨	79	一鞍一馬		

附錄：研究團隊語料庫「一X—Y」和「一X二Y」四字格（續）

編號	#一X—Y	編號	#一X—Y	編號	#一X二Y
31	一步一計	80	一癩一拐		
32	一步一鬼	81	一龍一蛇		
33	一步一趨	82	一龍一豬		
34	一言一行	83	一壑一立		
35	一言一動	84	一舉一動		
36	一言一淚	85	一趨一步		
37	一身一口	86	一還一報		
38	一事一例	87	一簞一瓢		
39	一來一往	88	一薰一蕕		
40	一彼一此	89	一薰一獲		
41	一杯一曲	90	一顰一笑		
42	一東一西	91	一觴一詠		
43	一板一眼	92	一鱗一爪		
44	一物一主				
45	一物一制				
46	一長一短				
47	一門一姓				
48	一厘一毫				
49	一家一計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文 康 Wen Kang 撰，繆天華 Miao Tianhua 校注，《兒女英雄傳》*Ernü yingxiong zhuan*，臺北 Taipei：三民書局 Sanmin shuju，2017。
- 王先謙 Wan Xianqian，《荀子集解》*Xunzi jijie*，臺北 Taipei：藝文印書館 Yiwen yinshuguan，2000。
- 司馬遷 Sima Qian，《史記》*Shiji*，香港 Hong Ko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69。
- 石玉崑 Shi Yukun 著，張虹 Zhang Hong 校注，楊宗瑩 Yang Zongying 校閱，《三俠五義》*Sanxia wuyi*，臺北 Taipei：三民書局 Sanmin shuju，1998。
- 吳敬梓 Wu Jingzi，《儒林外史》*Rulin waishi*，臺北 Taipei：聯經出版 Lianjing chuban，1978。
- 施耐庵 Shi Nai'an 著，金聖歎 Jin Shengtan 批，《水滸傳》*Shuihu zhuan*，臺北 Taipei：三民書局 Sanmin shuju，1970。
- 唐圭璋 Tang Guizhang 編著，《全宋詞》*Quan Song ci*，臺北 Taipei：谷月社 Guyueshe，2015。〔電子書〕
- 曹雪芹 Cao Xueqin、高鶚 Gao E 著，馮其庸 Feng Qiyong 等校注，《紅樓夢校注》*Honglouloumeng jiaozhu*，臺北 Taipei：里仁書局 Liren shuju，2003。

二、近人論著

- 「COPENS (Corpora Open and Search) 語料庫」‘COPENS (Corpora Open and Search) yuliaoku’，<http://140.112.147.125:8000/>。
- 「LDC Chinese Gigaword 語料庫」‘LDC Chinese Gigaword yuliaoku’，<https://catalog.ldc.upenn.edu/LDC2003T09>。
- 「中央研究院漢語平衡語料庫(Sinica Corpus)」‘Zhongyang yanjiuyuan Hanyu pingheng yuliaoku (Sinica Corpus)’，<http://asbc.iis.sinica.edu.tw/>。
- 《在線成語詞典》*Zaixian chengyu cidian*，<http://cy.5156edu.com/>。
- 《教育部成語典》*Jiaoyubu chengyudian*，<http://dict.idioms.moe.edu.tw/cydic/index.htm>。
- 《漢語大辭典》*Hanyu dacidian*，<http://www.hydc.com/>。

- 何永清 He Yong-qing, 〈成語的語法與修辭及其教學探究〉“Chengyu de yufa yu xiuci ji qi jiaoxue tanjiu”, 《臺北市立師範學院學報》*Taipei shili shifan xueyuan xuebao*, 36.1, 臺北 Taipei: 2005, 頁 1-24。
- 吳宏一 Wu Hung-i, 《詩經新譯全集》*Shijing xinyi quanji*, 臺北 Taipei: 遠流出版 Yuanliu chuban, 2018。
- 呂佳蓉 Lü Chia-rung 等, 〈論漢語四字格「一 X#Y」的構式網絡〉“Lun Hanyu sizige ‘yi X#Y’ de goushi wangluo”, 四川樂山師範學院 Sichuan Leshan shifan xueyuan 主辦, 「第 18 屆漢語詞彙語義學國際研討會 (CLSW2017)」‘Di 18 jie Hanyu cihui yuyixue guoji yantaohui (CLSW2017)’, 樂山 Leshan: 2017 年 5 月 18-20 日。
- 李行健 Li Xingjian、劉叔新 Liu Shuxin, 《怎樣使用詞語》*Zenyang shiyong ciyu*, 天津 Tianjin: 天津人民出版社 Tianjin renmin chubanshe, 1975。
- 周 薦 Zhou Jian, 〈論成語的經典性〉“Lun chengyu de jingdianxing”, 《南開學報》*Nankai xuebao*, 2, 天津 Tianjin: 1997, 頁 29-51。
- , 《詞彙學詞典學研究》*Cihuixue cidianxue yanjiu*, 北京 Beijing: 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 2004。
- 竺家寧 Zhu Jia-ning, 《漢語詞匯學》*Hanyu cihuixue*, 臺北 Taipei: 五南圖書 Wunan tushu, 1999。
- 邵敬敏 Shao Jingmin 主編, 《現代漢語通論(第二版)》*Xiandai Hanyu tonglun (de er ban)*, 上海 Shanghai: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jiaoyu chubanshe, 2007。
- 胡裕樹 Hu Yushu, 《現代漢語(增訂本)》*Xiandai Hanyu (zengdingben)*, 臺北 Taipei: 新文豐出版 Xinwenfeng chuban, 1992。
- 徐國慶 Xu Guoqing, 《現代漢語詞彙系統論》*Xiandai Hanyu cihui xitong lun*, 北京 Beijing: 北京大學出版社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1999。
- 徐盛桓 Xu Shenghuan, 〈相鄰與補足——成語形成的認知研究之一〉“Xianglin yu buzhu: chengyu xingcheng de renzhi yanjiu zhi yi”, 《四川外語學院學報》*Sichuan waiyu xueyuan xuebao*, 22.2, 重慶 Chongqing: 2006, 頁 107-111。
- 徐耀民 Xu Yaomin, 〈成語的劃界、定型和釋義問題〉“Chengyu de huajie, dingxing he shiyi wenti”, 《中國語文》*Zhongguo yuwen*, 1, 北京 Beijing: 1997, 頁 11-17。
- 張松輝 Zhang Songhui 註譯, 《新譯莊子讀本》*Xinyi Zhuangzi duben*, 臺北 Taipei: 三民書局 Sanmin shuju, 2005。
- 符淮青 Fu Huaqing, 《現代漢語詞匯》*Xiandai Hanyu cihui*, 北京 Beijing: 北京大學出版社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1985。

- 游文福 Yew Boon Hock, 〈先秦的定型複合〔相 V〕與「相」的語義功能〉“Xianqin de dingxing fuhe [xiang V] yu ‘xiang’ de yuyi gongneng”, 《清華學報》 *Qinghua xuebao*, 43.1, 新竹 Hsinchu: 2013, 頁 97-126。doi: 10.6503/THJCS.2013.43(1).03
- 程祥徽 Cheng Xianghui、田小琳 Tian Xiaolin, 《現代漢語》 *Xiandai Hanyu*, 臺北 Taipei: 書林出版 Shulin chuban, 1992。
- 楊伯峻 Yang Bojun, 《孟子譯注》 *Mengzi yizhu*,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1960。
- 劉月華 Liu Yuehua、潘文娛 Pan Wenyu、故韡 Gu Wei, 《實用現代漢語語法》 *Shiyong xiandai Hanyu yufa*, 臺北 Taipei: 師大書苑 Shida shuyuan, 2002。
- 劉叔新 Liu Shuxin, 《劉叔新自選集》 *Liu Shuxin zixuan ji*, 鄭州 Zhengzhou: 河南教育出版社 Henan jiaoyu chubanshe, 1982, 〈固定語及其類別〉“Gudingyu ji qi leibie”, 頁 54-76。
- , 《漢語描寫詞匯學》 *Hanyu miaoxie cihuixue*, 北京 Beijing: 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 2000。
- 劉振前 Liu Zhenqian, 《漢語成語的對稱特徵與認知》 *Hanyu chengyu de duicheng tezheng yu renzhi*, 上海 Shanghai: 華東師範大學博士論文 Huadong shifan daxue boshi lunwen, 1999。
- 劉振前 Liu Zhenqian、邢梅萍 Xing Meiping, 〈漢語四字格成語語義結構的對稱性和認知〉“Hanyu sizige chengyu yuyi jieyou de duichengxing he renzhi”, 《世界漢語教學》 *Shijie Hanyu jiaoxue*, 1, 北京 Beijing: 2000, 頁 77-81。
- , 〈四字格成語的音韻對稱與認知〉“Sizige chengyu de yinyun duicheng yu renzhi”, 《語言教學與研究》 *Yuyan jiaoxue yu yanjiu*, 3, 北京 Beijing: 2003, 頁 48-57。
- 鄭培秀 Jheng Pei-siou, 《成語句法分析及其教學策略研究》 *Chengyu jufa fenxi ji qi jiaoxue celue yanjiu*, 高雄 Kaohsiung: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 Guoli zhongshan daxue Zhongguo wenxue xi shuoshi lunwen, 2005。
- 盧卓群 Lu Zhuoqun, 〈十餘年來的成語研究〉“Shi yu nian lai de chengyu yanjiu”, 《語文建設》 *Yuwen jianshe*, 7, 北京 Beijing: 1993, 頁 5-8。
- 戴浩一 James H.-Y. Tai, 〈中文構詞與句法的概念結構〉“Zhongwen gouci yu jufa de gainian jieyou”, 《華語文教學研究》 *Huayuwen jiaoxue yanjiu*, 4.1, 臺北 Taipei: 2007, 頁 1-30。
- Ahrens, Kathleen V. “The Mental Representation of Verbs,” Ph. D. Dissertation, San Diego,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5.
- Anshen, Frank and Mark Aronoff. “Morphological Productivity and Phonological Transparency,”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26, 1981, pp. 63-72. doi: 10.1017/S0008413100023525

- Aronoff, Mark and Roger W. Schvaneveldt. "Testing Morphological Productivity,"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318, 1978, pp. 106-114.
- Bybee, Joan. "From Usage to Grammar: The Mind's Response to Repetition," *Language*, 82.4, 2006, pp. 711-733. doi: 10.1353/lan.2006.0186
- _____. *Language, Usage and Cogn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 Bybee, Joan and Sandy A. Thompson. "Three Frequency Effects in Syntax," *Berkeley Linguistic Society*, 23, 2000, pp. 65-85.
- Chao Yuan-Ren.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erkeley/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 Croft, William. *Radical Construction Grammar: Syntactic Theory in Typological Perspectiv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Croft, William and D. Alan Cruse. *Cognitive Linguis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 Cutler, Anne. "Productivity in Word Formation," in Jody Kreiman and Almerindo E. Ojeda (eds.), *The Sixteenth Regional Meeting of the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 Chicago: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 1980, pp. 45-51.
- Fillmore, Charles J., Paul Kay, and Mary Catherine O'Connor. "Regularity and Idiomaticity in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s: The Case of Let Alone," *Language*, 64.3, 1988, pp. 501-538. doi: 10.2307/414531
- Givón, Thomas. "Historical Syntax and Synchronic Morphology: An Archaeologist's Field Trip,"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 7.1, 1971, pp. 394-415.
- Goldberg, Adele.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 _____. *Constructions at Work: The Nature of Generalization in Langua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Huang, C.-T. James. "Phrase Structure, Lexical Integrity and Chinese Compounds," *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19, 1984, pp. 53-78.
- Jackendoff, Ray.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Language Facult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7.
- _____. *Semantic Interpretation in Generative Grammar*.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72.
- Lakoff, George.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 Chicago/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 Lakoff, George and Mark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 Langacker, Ronald.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 1.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 Li, Charles N. and Sandra A. Thompson. "Subject and Topic: A New Typology," in Charles N. Li (ed.), *Subject and Topic*.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6, pp. 457-489.
- McCarthy, Michael. "Idioms in Use: A Discourse-based Re-examination of a Traditional Area of Language Teaching," in Michael McCarthy (ed.), *Spoken Language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29-149.
- McCarthy, Michael and Carter Ronald. *Language as Discourse: Perspective for Language Teaching*. London/New York: Longman, 1994.
- Moon, Rosamund. *Fixed Expressions and Idioms in Englis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Su, Lily I-wen. "Why a Construction—That is the Question!," *Concentric: 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Linguistics*, 28.2, 2002, pp. 27-42.
- Tai, James H.-Y. "Toward a Cognition-based Functional Grammar of Chinese," in James H.-Y. Tai and Frank F.S. Hsueh (eds.), *Functionalism and Chinese Grammar*. South Orange, NJ: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1989, pp. 187-226.
- Tsou, Benjamin K. "Idiomatcity and Classical Traditions in Some East Asian Languages," in Ruli Manurung and Francis Bond (eds.), *Proceedings of the 26th Pacific Asia Conference on Language, Information and Computation (PACLIC 26)*. Bali, Indonesia: Faculty of Computer Science, Universitas Indonesia, 2012, pp. 39-55.

Idiomaticity and Regularity in Chinese Four-Character Idioms: The Case of [*yi*-X-#-Y]

Liu Te-hsin^a Lü Chia-rung^b Tsai I-ni^a Su I-wen^b

^a Graduate Program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b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ehsinliu@ntu.edu.tw (corresponding author)

ABSTRACT

Chinese four-character idioms possess structural uniformity, profound meaning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however, the research in the field has failed to give sufficient prominence to their idiomaticity and regularity.

Adopting the framework of “Construction Grammar,” in this article we discuss their interrelated syntactic, semantic, and pragmatic features by examining four-character forms with the patterning [*yi*-X-#-Y] ‘one-X-number-Y’. In particular, we examine instances that fall under three specific prefabs with high type frequency: [*yi*-X-*yi*-Y] ‘one-X-one-Y’, [*yi*-X-*er*-Y] ‘one-X-two-Y’, and [*yi*-X-*qian*-Y] ‘one-X-thousand-Y.’ We also investigate their syntactic functions. In addition, we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X, Y, and the 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taphorical extension, and investigat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different constructions. Newly created idioms such as [*yi*-li-*yi*-xiu] ‘One mandatory day off and one flexible rest day’ and [*yi*-dai-*yi*-lu] ‘The Belt and Road’ imply that the higher the type frequency of a construction, the higher its productivity. In other words, being classified as fixed phrases, idiomatic expressions have a certain degree of openness and productivity in Modern Chinese.

Key words: Chinese four-character idioms, construction, *yi*-X-*yi*-Y, *yi*-X-*er*-Y, *yi*-X-*qian*-Y

(收稿日期：2018. 4. 10；修正稿日期：2019. 3. 31；通過刊登日期：2019. 5. 14)

